

19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几种文献资料

陈泽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本文介绍19世纪英美传教士、外交官著述的福州方言文献资料, 简要介绍其内容、特点和学术价值, 也介绍其主要作者的个人背景资料。

关键词: 19世纪; 福州方言;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H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285 (2003) 03 - 0034 - 05

19世纪后半叶, 英美的各派教会利用鸦片战争后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纷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这些“上帝的使者”为了传教的目的, 以极大的热忱学习所到之处的汉语方言。一时间, 传教士用西方人类学、语言学的方法调查各种汉语方言, 编写方言词典, 编写方言教科书, 将圣经翻译为方言蔚为风气。这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端。国内学者中游汝杰教授最先正面评价传教士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贡献, 他在1990年出版的《汉语方言学导论》中呼吁重视利用这部分成果。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他在该著作于2000年再版时, 增加了许多篇幅具体介绍汉语方言学史中这一部分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成果, 赋予它们更高的评价。他指出: 西洋传教士方言学著作“是研究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汉语方言自然口语的最有价值的资料。语言科学是19世纪初期在欧洲诞生的, 19世纪40年代来华传教士利用语言科学知识记录和研究汉语方言口语, 达到当时这一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 传教士的著作都是远胜于赵元任之前的中国学者。这些著作是研究19世纪汉语方言不可或缺的资料。……它们提供的自然口语的准确度是同时代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比拟的。”^[1]

本文介绍笔者见到的几种19世纪外国传教

士所做的福州方言文献资料:

一. 《福州的中国话》

1856年7月的《基督教卫理公会季度评论》上发表M. C. White(怀特)神父的《福州的中国话》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2]。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有油印本, 硬皮封面上的书名为《汉语口语》(CHINESE SPOKEN LANGUAGE), 32开本, 共有44页。

怀特(1819-1900)生于美国纽约州一个叫Oneida的村子。22岁进入Weleyan大学学习, 4年后毕业。1847年, 它作为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第一批派遣来华人员来到福州传教兼行医, 1853年回美国。后出任耶鲁大学教授。据他本人的自传, 他一到福州, 就雇请了两个当地的教师开始学习福州方言。除了每天花数小时学习汉字及其福州方言读音, 还经常走街串巷, 跟当地人交谈, 学习口语。把学习当地方言作为传教工作的第一步, 这也是其他传教士的做法。当时教会已有圣经的汉语文言文译本, 但普通民众看不懂文言。1851年怀特试着以福州话口语翻译《马太福音》, “用方块汉字来表示方言口语里的音节和词语”, 结果受到欢迎。这是第一种用福州话翻译的圣经读本^[3]。《福州的中国话》是帮助英语背景的初学者学习福州话口语的导论性教材, 于1856年怀特回到美国后发表。

收稿日期: 2002 - 10 - 15

作者简介: 陈泽平(1953—), 男, 福建福州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怀特的著作应该是最早的全面描写福州方音的资料，是一系列西方传教士研究记录福州方音的滥觞。

和这个时期的同类著作一样，怀特是直接从英语的视角观察描写福州话。这本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结构上相当完整，包括语音、语法和一部分常用词语。

语音部分按照《戚林八音》的框架，设计了拉丁字母的拼写方案，并结合字母的用法，对各个声母和韵母都做了简单的描写说明。除了描写单字音声调，也粗略地描述了连读变调以及城乡口音在连读变调上的主要差异。15年后，R. S. Maclay 和 C. C. Baldwin 编《福州方言拼音字典》和《榕腔初学撮要》基本上沿用了怀特的标音系统，甚至连描写语言也大体上照搬了，当然，在很多细节上有了更详细丰富的说明。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在15年后出版的《榕腔初学撮要》是以四五倍的篇幅扩充丰富了怀特的《福州的中国话》。

二. 《福州方言拼音字典》

1870年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的《福州方言拼音字典》(The Alphabetic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影响最大，在1897年和1929年两次修订再版。编者是R. S. Maclay(摩嘉立)神父和C. C. Baldwin(鲍德温)神父。

摩嘉立(1824-1907)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845年毕业于Dickinson学院，获神学博士学位，次年进入基督教卫理公会，1847年10月被派遣到福州传教。他是把新约全书翻译成福州话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并曾担任福州教团的总监和司库。1852年至1872年调任日本教团的总监和司库，其间担任日语版的新约全书翻译委员会成员，1881年作为日本教团的代表出席了天主教伦敦大会。于1881年协助创办了福州的英华学院，1883年和1884年先后在东京协助创办了英日学院和Philander Smith神学院，担任英日学院的首任校长。1884年前往朝鲜，获得高丽国王的许可在朝鲜传教。1888年回美国加州创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学院并自任院长。^[4]

鲍德温(1820-1911)生于美国纽约州，就读于当地学校，1848年受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派遣，携妻子来到福州传教，直至1895年告老回乡，1911年在纽约家中去世。他在福州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其间只在1859年、1871年和

1885年短期回国。除了《福州方言拼音字典》和《榕腔初学撮要》，他的著述仅限于将圣经和教义问答翻译成汉语^[5]。他没有显赫的学历和职业生涯，但显然是那个时期在福州生活工作得最久的外国传教士。到1870年编著出版《字典》的时候，他已经在福州过了22年的传教生活，可以推断他对福州方言是精通的。根据摩嘉立为《字典》写的前言，鲍德温执笔撰写了长篇绪论和字典正文的大部分。可见他虽然排名在后，实际上是主要作者。地位显赫的摩嘉立谈起他的福州方言知识时也充满敬意。

《字典》大体上沿用了怀特创制的福州话字母符号系统，在“绪论”中对当时福州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说明。描写声调显然是西方人最感棘手的部分，编者特意直接引用了怀特的描写和另外一个传教士Charles Hartwell对福州话声调的专题研究报告。Hartwell对福州话的每一类的调值都从音高、音质变化、音强变化、是否曲折和音长五个角度加以考察，其细致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现在熟悉的五度标调法。《字典》正文部分的编撰显然倚重于“绪论”中一再提及的《戚林八音》，估计编者是依靠当地的塾师，参照《康熙字典》对《戚林八音》进行整理、增补，加上拉丁字母拼音后重新按音序排列。每个条目以汉字出字头，标音附在字头下方，用英文解释了字义之后再罗列有关的常用词语，并都加以英文对译。正文中的方言词语只写音标，能写出汉字的都以脚注方式列出。由于这部字典有了拼音方案，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口语词也都可以收集起来，排列在相应的音序位置上，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戚林八音》在这方面的缺憾。据编者自己的统计，这部字典共罗列了928个福州话的基本音节(不分调)；有字的“目”8311条，写不出汉字的“目”1242条(其中很多实际上有字可写，是“字”的白读音)，附在各字目下的词语共三万多条(兼有口语词和书面语词)。这部字典经1897年和1929年两次修订再版，至今还是国外汉学家了解福州方言的权威参考书。高本汉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福州方言的资料均取自这部字典。它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福州话的音系和词汇面貌，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福州话语音词汇的演变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榕腔初学撮要》

《榕腔初学撮要》于同治十年（1871）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英文原名是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32 开本，共 256 页。

该书英文扉页上署名作者是 C. C. Baldwin（即鲍德温），而中文扉页署名摩嘉立（即 R. S. Maclay）编译，与英文扉页不同。推想这本著作是《字典》的姐妹篇，也是由摩嘉立筹划，实际编写工作由鲍德温完成。

从全书的内容及体例来看，可以肯定《撮要》是从怀特的《福州的中国话》扩展而成的。鲍德温在序中说明，该书第一章对福州话语音的描写及标音方法的说明基本上是从《字典》上照搬的，既然是同一作者在同一时期的著作，这是很自然的。他还说明，《撮要》中分类罗列的词汇，除了商业词汇和部分其他行业词外，差不多都能在《字典》中找到，作者希望这样能够让两书相得益彰，给读者更大的方便。《字典》中有些无字可写的口语词只有其拼音形式，《撮要》都尽量配上了汉字，还有些词语在《字典》和《撮要》中用字不同。闽语用汉字记写的困难，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克服，同一份资料前后用字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洋作者的这种失误完全可以原谅。

《撮要》共分七章，第一章的内容分语音语法两个部分。前者已见上述，语法部分介绍词类。分冠词、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叹词、语气词九类分别罗列，末了还有一个关于兼类词的简单说明。作者其实是用英语的词类来套福州话，罗列在英汉对译中跟英语各类词对当的成分。“动词”一节也介绍时、体、态、式等范畴的表达方式。

第二章介绍 phrase。按照会话的内容和场景罗列相关的常用短语和短句子。内容很杂。每一小节列举十来个句型相似或内容相关的短语，只提供英文翻译，不做解释说明。

第三章“商业”，罗列商业词汇，包括货物名称，商业活动的行业语和商业场景中的简短的对话。

第四章“宗教、文学、政府”，分项罗列有关的专有名词和术语。这一章的内容像是百科词典，对罗列的每个词语都有英语的解释说明。这些词语以及前一章的货品名称基本上都属于汉语书面语，因此从方言学的角度说价值不高。

第五章“杂集”罗列封闭类的词汇，包括：

1、数词，2、序数，3、度量衡单位，4、量词，5、外国地名，6、中国省名，7、中国府名，8、福建省内各府名，9、福州府内各县名，10、沿海通商港名，11、天干地支及中国朝代，12、亲属称谓，13、社会称谓。

令人感兴趣的是该章最后附了一份两字组的调类组合练习表，按顺序排列各种调类组合的词语，共 49 组，每组 7 个词语。注音仍然只注本调的调类，没有说明应该怎么变，只让读者参照第一章中的说明练习发音。

第六章是第二章“短语”的词汇集释，即将短语短句中使用的词，大多数是单字，按音序排列，加上简要的英文注释。

第七章“英汉词汇”，罗列英文常用词汇，配上对应的福州话词，这一部分不限于本书已见过的词语，只是一个简明的“英文—福州话”对照词表。

《字典》和《撮要》仅相隔一年先后出版，两部著作的内容互相参照，对当时的福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做了全面的描写记录，其详细程度（至少在收词数量和语法例句方面）甚至超过了当代的许多方言调查报告和方言词典。

四.《英华福州方言词典》

也是由福州美华书局出版的《英华福州方言词典》问世于 1891 年。英文原名是 An English -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编者为 T. B. Adam（亚当）。32 开本，320 页。作者生平不详，只知道他是稍晚来到福州工作的传教士兼医生。作者在简短的前言中说明：本书只是鲍德温的《闽腔初学撮要》第七章（词汇）的扩展，除了标音符号的两处替换之外，沿用了鲍氏的音标系统和对语音的描写。

《英华》以英文字母为序，列 9000 余条英文单词，配上相应的福州方言词语，同义的词语依次排列。福州方言词全部只写拼音，全书不见方块汉字。福州话的双音节、多音节词全部分解为单字拼音，不反映福州话有特色而且特别复杂的连读音变。声调用发圈法注单字的本调。这样只标单字原调的做法和《字典》、《撮要》是一脉相承的。

这部词典在今天的参考价值首先得自它的编排和检索方式。我们可以将立目的英文单词作为按词义检索的向导，从中翻检所需要的方言词

语。这正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卷分册都附上了义类索引一样，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

其次，《英华》在每一个英文词头目下罗列对应的福州话词语，不分这些词语的语用属性，不管这些词语是方言特有的，还是汉语共同语的；是口语的俗语，还是官话的借词。换一种说法，编者是以广义的福州方言词汇为编辑对象。我们设想编著这样的词典最方便的工作方法就是，列出一个英语的常用词表，逐项由当地合作人提供福州话相应的词语，同时提供相关的常用搭配，或以简短的句子举例。当被问及某个义位时，合作者头脑中首先反应的通常是首选常用词，然后再补充不那么常用的同义词。这就反映为词典中各条目下的福州话同义词语的排列顺序。如果仔细审看各词条下福州话同义词的排列顺序，并和今天的语用选择对比，应该可以观察到 100 多年来方言词汇的微观变化。

五. 福州方言圣经译本

笔者见到的福州方言圣经译本有拼音文字版的和汉字版的各一种。

拼音版的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协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于 1908 年出版。其中的新约全书部分另插扉页，出版时间为 1905 年。该书由拉丁化文字出版社 (Romanized Press) 承印。可能是由于圣书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关于编写者及其编写出版过程的说明。猜想是先出了新约全书，3 年后再合并旧约部分，凑成新旧约全书。全书不见一个汉字，除了版权页也不见英文，完全是福州话的拼音形式。扉页上的文字也是如此，转写为汉字：“圣经新旧约全书，福州土腔，大英连外国圣书会印其，1908”。出版者对译本的纯口语化追求可见一斑。

圣经译本的拼音符号已经从音标演进为拼音文字体系。按英文的行款格式，句子开头及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各音节之间加连接号，调号改成如汉语拼音方案的符号，标在主要元音上方。为此，将过去加在元音字母上方的双点都移到字母的下方。

笔者另外在福州民间访求到一册新约全书福州话译本的汉字版，因扉页丢失，无法确认出版年代。经与拼音文字版比对，二者除了个别章节的个别词语外，语句完全相同，可以互相对照着阅读。推想是先有汉字版本，再从汉字版转写为

拼音文字的。

汉字版的圣经大约在此之前半个世纪就有了。根据怀特的传记：“1851 年，H. C. 怀特申请出版《马太福音》的福州口语译本……，用方块汉字来表示方言口语里的音节和词语，（即兼用同音字、训读字——译注）这是一个把圣经翻译成福州方言口语的实验。当把这个口语译本和文言译本同时在公众场合向各式各样的市民散发时，每五六人中大约会有一人瞧不起这个口语译本，而选择了文言译本；但其余的人会急切地请求：“给我‘平话字’的。”他们需要能够看懂的方言口语译本。……几周之后，所有的英美传教组织都对这种口语形式的圣经译本给予了一致的支持。”^[3]

怀特的实验成功后，教会组织了一个将全本圣经翻译成福州话的工作委员会，摩嘉立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新约全书的译本在 1856 年初版，新旧约全书的译本在 1884 年初版。^[6]

最初的圣经福州话译本是用方块汉字写的。可能是到了 20 世纪初，才有转写为拼音文字的版本。拼音文字版本的出现大概跟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有关。据游汝杰 (2000) 介绍，还有三种福州方言圣经译本转写为国语注音符号 (1913 年读书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那是更晚的事了，也跟当时的语文改革运动有关。

圣经译本篇幅大，为研究分析 19 世纪的福州方言语法和词汇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而且正如游汝杰教授指出的那样，还可以利用同一时期的圣经官话译本和其他方言译本，方便地展开方言间语法词汇的比较研究。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汉字本提供了阅读上的便利，但要分辨确认汉字语料中的同音字或训读字则需要用拼音文字版本核对。

六. 论文

除了以上的著作，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还有几种英文刊物上也刊登关于福州方言的单篇论文。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 E. H. Parker (帕柯) 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福州方言声调和韵母的变化》Tonic and Vocal Modification in the Foochow Dialect)^[7]和他的另一篇文章《福州话的音节表》(Foochow Syllabary)^[8]。

E. H. Parker (1849 - 1926) 是英国的职业外交官。1866 年开始在曼彻斯特学习中文，两年后派赴中国，先后在北京、天津、福州、晋

江、温州、佛山、重庆、上海以及缅甸、汉城等地的使领馆工作。1896年回英国，任利物浦大学中文讲师，1901年起在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任中文教授。他的关于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著述甚多。尤其擅长方言语音分析，发表过描写分析广东话、客家话、温州话、北京话、天津话、南京话、太原话、汉口话、四川话语音的论文。^[9]

帕柯研究过多种汉语方言，特别擅长于将不同方言的类似音素或调值以及音节构造放在一起比较。因此，他对福州话某些声母韵母和调值的描写说明更加具体明确，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怀特、鲍德温诸家的不足。他在《福州方言声调和韵母的变化》一文中对福州方言连读变调规律做了简洁而准确的归纳，并清楚地说明了变调和变韵的相关性。

以上介绍的几部著作署名作者都是洋人，但可以肯定，他们都是在福州当地的学者帮助下完成这些工作的。即使是帕柯的语音学论文，也离不开当地发音人的合作。在《字典》和《撮要》的前言中，几处谈及“当地的教师”认为如何如何；《撮要》中有一段举例性质的对话，对话者就是洋学生和教福州话的先生；《英华》序言中

说明了作者得到英华学院的一个本地学生的协助。出于当时欧洲人类学界的习惯，当地的合作者不论实际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都被当作无名无姓的土人，在最后的成果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最初这些福州当地的教师或发音人是不懂英语的，怀特的传记中说到他在1847年刚到福州时，雇用的两个福州话教师都不懂英语，课堂教学方式就是拿一本字典认读福州方言字音。摩嘉立的传记也提到他的福州话教师完全不懂英文。到了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当地已有了一批懂英语的教会学校毕业生，他们多半也进入教会工作。没有这样的当地合作者，在1870年、1871年编著出《字典》和《撮要》这样容量巨大的著作，并在此前后完成全本圣经的翻译，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议论无意否定署名洋作者的成绩，也不是为未具名的当地合作者抱不平，而是要判断这些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方言文献资料的可靠程度。作者的学术背景，作者对该方言的熟悉程度，调查研究整理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等都是很重要的判断依据。这也是本文作者在介绍这些著作的同时，也简要介绍作者个人背景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254 - 255.
- [2] M. C. White. The Chinese Language Spoken at Fuh Chau. Methodist Quaterly Review For July, 1856.
- [3] Moses Clark White. Photocopied from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Archives - GCAH (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档案微缩胶片).
- [4] Who Was Who in America (美国人名词典), Vol. I (1897 - 1942). Chicago, Illinois: Marquis Who's Who, Inc., 1943 (6th printing, 1966).
- [5]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第七版专稿), 1911-07-21 (7).
- [6] <http://www.worldscripture.org/pages/ChineseFoochow.html>.
- [7] The China Review (中国评论) Vol. 7, 1878 - 79.
- [8] The China Review (中国评论) Vol. 9, 1880 - 81.
- [9] Who was Who, Vol. 2 (1916 - 1928), Adam & Charles Clack London (4th. print, 1967).

鸣谢：日本国立爱媛大学法文学部的秋谷裕幸教授、美国南俄勒冈州立大学历史系的 Karen Gernant 教授、福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叶翔先生在资料方面为笔者提供了热忱的帮助，特此鸣谢。

(责任编辑：陈芳)

(下转第 61 页)

帕柯的方言学论文散见于《中国评论》等刊物。

An Analysis of Opened-end Fund's Governance Mechanism

ZHONG Hui-bo¹, LIAN Jian-hui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Law,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y, Chengdu 610074,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opened-end fund by the use of two modern economical analysis methods—incomplete contract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holds that on the basis of opened-end fund's own special information announcement mechanism and redeem mechanism, opened-end fund's own contracts arrangement can automatically result in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solve the principal agent problems such as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As far as opened-end fund is concerned, its endogenous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effectiveness. Just because of that, opened-end fund possesses a good condition of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Key words : Opened-end fund, governance mechanism, incomplete contract, soft budget constraint

(上接第 38 页)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 on Fuzhou Dialect by the Missionaries in 19th Century

CHEN Ze-ping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works on the Fuzhou dialect which were produced by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British diplomats in the 19th century. Along with describing and evaluating the contents and academic value of each work, I also provide relevant personal background about each major author.

Key words : 19th century; Fuzhou dialect; missionaries